

朱學範與中國勞工黨

王覺源

中國黨派滄桑錄之八

勞工黨即勞動協會

倡導組織「中國勞工黨」的人，就是「中國勞動協會」負責人朱學範和其原班人馬。中國勞動協會，雖早具備組織的某些條件；但在組織風氣最熱鬧的抗戰建國時代，卻沒有正式公開組織，樹起「黨」的招牌。這是因為中國勞動協會的實際負責人朱學範，覺得「與其有政黨之名而不好運用，不如仍用勞動協會的名義，易於獲得國際勞工團體的同情與支援」。這就是說：「重名不如重實，勞動協會雖無黨之名，却居黨之實」。不過到後來勞動協會真要改頭換面，掛起「勞工黨」招牌亮相的時候，却又礙於黨派誤國的輿情，時乎不再來了。這是後話，暫且不去管它。所以「中國勞工黨」與「中國勞動協會」，實一而二，二而一的東西。故要說中國勞工黨，不得不先談中國勞動協會。勞協以朱個人為中心，更不能不先談朱學範其人其事。

朱學範投拜杜月笙

浙江嘉善人朱學範，約一九〇四年前後出生

於中產家庭。及長，在上海聖芳濟學院讀書。考取了郵政局郵務生。得任上海郵務總工會低級職員。其人中等身材，一雙濃眉大眼，滿面春風，能言善道，極易與人接近。為人尚精明幹練，中英文亦皆略有基礎。有一點為朋輩所共許者，即慷慨大方，輕於利而熱衷於名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。這當然不算他的壞處；但後來終於為虛名所誤。平時言行尚謹，罕有疾言厲色。樂於仗義助人，又頗有江湖俠士之風。不過後來戴雨農（笠）先生批評：「朱學範浮而不實，弊過於詭」。證其後來若干言行，尚相當中肯。

民國十六年後，朱學範投拜上海聞人杜月笙之門為弟子，繼為「恆社」（上海青洪幫組織，於民國二十年成立，擁杜月笙為首領）中堅份子之一。朱學範一方因杜月笙先生的重視，極力予以提拔；一方廣結幫會同門弟兄；漸露頭角，乃大活躍於黃浦灘頭。故自民國十六、七年以至三十五年，前後十八年之中朱學範一直是受着杜月笙先生的羽翼，與恆社同門的照顧支持，才能一路順風。不過當其出道之初，僅為二十三、四歲的青年。血氣方剛，又有郵局較好的待遇。在私

生活方面，即不免於浪漫荒唐。也留下很多風流佳話。所幸尚能接受師門的訓誨與友朋的勸導，及時醒覺回頭，才沒有斷送自己的前程。

朱學範在上海加入中國國民黨。從事勞工運動，很有興趣，亦相當努力。十六年國民黨清黨時參加反共工作，尤為積極。上海郵務總工會改組，因得被選為常務理事。繼又被選為上海總工會常務理事。前後六次奉政府之命，代表中國勞方，參加國際勞工會議。於是朱學範便騰達起來，一躍而為中國勞工領袖之一，國際知名的勞工領袖人物。在政府立法院方面，為吸收勞工人才，亦延攬朱為立法委員。未可否認，朱學範是富有組織能力的人。因而他亦從此野心勃勃，大有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的妄念。在杜月笙先生門下，恆社二千弟子之中，亦唯有朱學範另立門戶，開創「毅社」（類似恆社，亦幫會中人），吸收門徒，多至千人。即可見其志不在小。

勞協發展種下禍根

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國人反日情緒，非常高漲。中國共產黨和其同路人，陰

謀利用外患，擴張自己的勢力。利用「統一戰線」「抗日救國」口號作號召，積極組織各種社會團體，作其外圍的統戰工具。國民黨在上海從事勞工運動的同志，一方為團結發揮勞工反日力量；一方為防止上海勞工運動，被中共和其同路人所攫取；認為有加強勞工組織領導之必要。因而以郵務總工會為基礎，成立「中國勞動協會」（以下簡稱「勞協」）。勞協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成立於上海。章程所標舉的宗旨：「發展勞動文化，辦理勞工福利。」朱學範被推為該會理事長。一直蟬聯，十多年來，沒有變更。渠亦視勞協若私產。二十六年「七七」抗戰發生，勞協首遷至漢口。二十七年，再遷至重慶，設會址於九道門藥材公會內。（內有很多機關）僅小屋一間。職員一人，看管會務。發行「中國勞動月刊」一種，作為宣傳。這時所謂全國性的勞工團體——勞協，實在偏促得不成格局，且不為社會人士所注意。

二十八年，政府批准以「勞協」代表「中華民國總工會」，加入「國際工會聯合會」為會員。朱學範亦數度代表中國「勞方」，參加國際勞工會議。勞協聲價，始隨之提高，不僅成為全國性的勞工團體，也是世界共認的國際勞工團體之一。由於朱學範在國際間的長袖善舞，不久國際勞工團體的經濟支援，亦源源而來。勞協名利雙收，特別是經費充裕，會務發展，亦極迅速。不但辦公室擴充了，工作人員增至數十，而附屬已辦或正計劃中的事業，更為不少。勞協得到國內外的合法地位與國際勞工團體的支持，朱學範亦

儼然以全國勞工領袖自居。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則指勞協為「貴族工會」；目朱學範為「白色工會頭子」；極力攻擊勞協為國民黨御用的工具。同時，由於勞協經費充裕，聲譽日隆，以及所辦各種福利事業之有聲有色。亦引起了中共的垂涎，陰懷攫奪的野心！同時，也種下朱學範個人以後悲劇的禍根。

緊急進攻左傾開始

中國勞動協會遷移到重慶以後。中國兩大——勞協與全國郵務總工會——最具實力的工人團體，實際皆由朱學範一人負責主持。於是朱學範便成了中共必須爭取的重要對象，認為抓住了朱學範即可控制勞協與郵總兩大工人團體。中共針對目標，即策動左傾人士，利用種種機會，對朱學範施出四大法寶——滲透、包圍、虛名、美色，緊急進攻。其攻取情形，大體如下：

一、滲透，是中共進行鬥爭的開門法寶。即把自己的力量和影響，自外滲透潛入於某種組織或羣衆之內部，發生作用。勞協原是政府團結工人的組織。朱學範也是相當反共的人士。中共此時除派遣大批爪牙，分別打入重慶各工廠與勞協事業機構之外。勞協本身尤滲透很多中共與左傾份子，書記長易禮容（湖南長沙人，與毛澤東曾在湖南第一師範同學。係老共產黨）即是中共派駐勞協的指導人。

二、包圍，是中共對人對事，慣用的手段。無論其對黨內或黨外都是一樣。包圍的目的，即一方將衆矢集中於一的；一方封鎖及破壞其對外

的來往聯繫。中共對於朱學範，首則利用外圍左傾份子沈鈞儒（曾和褚輔成合辦「上海法學院」，朱學範曾為該院夜間部學生，）與朱學範的師生關係；及章乃器、黃炎培、馬敘倫等在滬與朱的密切交往關係；經常輪番包圍朱之左右，進行挑撥、煽動、離間，反政府和國民黨，以動搖朱之心理。隨後更派「赤色工會」首要鄧發、劉寧一等人，以影響朱之思想和行動。

三、朱學範對於「利」比較淡泊，對於「名」，則極熱衷。中共打入勞協的中共份子易禮容等，與包圍朱左右的左傾人士。即針對朱之此種心理，盲目的吹、拍、抬、捧，不遺餘力。什麼「中國勞工家長」；什麼「民主領袖」；什麼「國際勞工領袖」等；肉麻當有趣，讚揚推崇到了極點。朱為許多虛榮所蔽，對於易禮容輩，乃益加寵信，言聽計從。積以時日，勞協實權，便漸次落入易禮容——中共——手中。

四、朱學範過去在上海，有一度浪漫荒唐的生活，最大的嗜好就是漁色。中共針對朱學範這種風流興趣，馬上就使用了美人計。先後打入勞協的李佩、俞欣、章琴等，皆風姿綽約，艷光照人。人見人迷的赤色尤物。或為秘書，或係職員，經常追隨於朱之左右。

朱學範不是柳下惠能不受其影響？能逃脫中共所佈置的紅色風流陷阱嗎？

朱學範處此層層利刃圍攻之下，是絕不容易逃跑的。因為人是不能離開環境而生活的。朱學範生活於此環境之中，不待強迫，自然也會走向左傾的道路。

赤色工頭鼓動風潮

正當朱學範領導勞協開始左傾，不過還在猶疑徘徊之際。適三十四年「五一」勞動節，馬超俊、陳立夫、谷正綱諸先生，本國民黨「扶植勞工」的政策，發起組織「中國工人福利協會」。在重慶青年館開成立大會。本會成立的宗旨與目的，原與中國勞動協會不相衝突。各別努力，兩流同歸一宗。而且勞協理事長朱學範，亦被選為福利會的理事，用意亦在求兩會合作互助的方便。乃朱學範仍感不滿，尤疑「福利會」之將奪取「勞協」的工運領導權。參加成立大會的朱之幹部多人，且當場起哄，大喊擁護「朱學範」的口號，反對「福利協會」為非法。弄得兩方面幾乎都不好下場。從此政府已瞭解了朱學範的用心。亦使朱學範左傾轉變日益積極。

抗戰勝利後，國共兩黨的鬥爭表面化。中共積極發展統一戰線，更不惜採用種種不法手段，蠱惑勞工團體，反對政府。勞協乃成為中共爭取的唯一目標，除利用勞協與政府間之些微隔閡，大肆造謠、挑撥、離間，且對勞協深寄同情以外。並派其赤色工會的「赤色工頭」鄧發，自延安飛到重慶，與朱學範秘密商洽，互相勾結，擴大風潮。企圖消滅「福利協會」的組織，加強掌握工運的領導權。中共如此的煽動陰謀，自為勞協所樂意接受的。政府以朱學範誤會了福利協會的組織。為求團結起見，亦自動放棄了福利協會的活動。三十四年八月，二十七屆國際勞工大會（世界職工聯合會），在巴黎舉行。政府更不念舊惡

，仍派朱學範代表中國勞方赴法參加。中共赤色工頭鄧發，亦為代表之一（代表所謂解放區職工聯合會）。朱、鄧兩人聯袂出席，均當選為大會副主席。兩人在法朝夕同處，生活打成一片，感情日益親密，而朱所感染之毒化思想亦愈深。三十五年春，政治協商會議，在重慶召開。朱與赤色工頭鄧發，由法反國，正值中共與民盟大叫「民主」之際。朱之態度大變。復受鄧發之鼓動影響，亦有掀起風潮，出一番風頭之意。乃與易禮容等親信幹部，秘密會議，決定改變政治路線。以勞協名義，發表空前的二十三條所謂政治主張。中共乘機，則更積極滲透勞協。表面與勞協為平等合作，實欲造成朱為純粹傀儡，而控制整個勞協。及中共與民盟誘使勞協製造重慶「較場口事件」發生後，朱學範則完全落入陷阱，自拔維艱，悔已莫及。為勢所迫，於是左傾日顯。

較場口文鬥變武鬥

三十五年春，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目的，在解決國共兩黨間的一切懸案。中共則毫無誠意，視之作一種鬥爭手段。利用會議時期，一方面擴充叛亂武力；一方與民盟等尾巴黨派製造反政府的活動。準備假借民衆團體名義，在重慶滄白堂舉行「慶祝政協成功紀念大會」。但中共與民盟，皆信譽掃地，無法發動民衆團體出面。乃贊助鼓動勞協首倡發起，以壯聲色。朱學範未明詭計，在層層包圍之下，便落入了中共與民盟的圈套，終於闖下重慶較場口（常為羣衆集會之所）的大禍。

三十五年二月十日，勞協發起在重慶較場口舉行的「陪都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」。朱學範和其「毅社」子弟兵、勞協各單位附從之徒，以及左傾羣衆，全都參加了。勞協原來計劃，僅為開會、遊行，作點反政府的宣傳而已。這原算一種文明的行動，即中共所謂「文鬥」的一種，不意在中共與民盟秘密策動之下，竟造成為一種「武鬥」。使勞協吃虧上當，朱學範罪生不測，更是哭笑不得。

慶祝大會於是日上午八時許開會。首宣佈主席團（由中共與民盟安排）的名單十三人有沈鈞儒等救國會的人物，有馬寅初、馬敘倫、黃炎培、劉清揚、曹孟君、朱學範等。在這些人之中，除朱學範擁有勞協之外，其他都與任何民衆團體為無關之人。祇有一項共同的特色全是中共的尾巴。如此場面，首即引起「重慶總工會」的不滿。隨之羣情憤激，認為一區區勞協，不能代表「陪都各界」。火藥氣味，即已開始瀰漫於全場。及宣佈開會時，（還沒有到開會通知預定時間）真正「陪都各界」的團體，到場參加者，頓增至二三萬之衆，超出勞協所號召來的羣衆十倍以上。首則主席台上，互爭不讓；繼因台下羣衆，洶湧而至，秩序漸亂；爆炸性的場面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大會臨時推定總主席劉野樵（重慶市農會理事長），剛上台拿起麥克風宣佈開會時。李公樸（救國會派）迅即向劉野樵爭奪麥克風，想當主席。於是台上一片大亂。隱伏於主席台側的勞協及左傾打手，即一湧登上主席台，（可見已有預謀），把劉野樵打得頭破血流。台上上演上鐵公雞

，台下亦混亂互毆。結果，民盟份子所謂救國七君子，都成為衆矢之的慘遭修理毆打。重慶運輸公會常務理事謝雅南，既被打傷，還被左傾之徒押到勞協扣留。羣衆聞訊復湧至將勞協包圍，把謝雅南救出送醫。朱學範、易禮容和勞協職員，則皆由後窗逃逸無踪。

這次慶祝會，原是中共策動民盟利用勞協發起召開的。開會時，中共代表周恩來、王若飛、鄧發（參加政協代表）等多人，都化裝分立於重慶較場口附近指揮。有意造成流血事件，藉端擴大態勢，以威脅政府。幸好總主席劉野樵，負傷雖重，仍凜然不變，竭力維持會場秩序。振奮精神，不爲少數搗亂份子所動搖，繼續開會。才使武鬥沒有繼續擴大下去。否則就更不堪設想了。中共與民盟份子，知大勢已去，莫可挽回，也祇好黯然離去。事後，治安機關完全明白：純係中共與民盟的政治陰謀。勞協因有悔過之意，亦未加深究。

法律之前無可遁形

重慶較場口的事件，朱學範雖是罪魁禍首；政府諒其爲盲目所致，亦未予追究。隨後朱學範乃藉復員之名，將勞協遷至上海。在重慶僅設一「駐渝辦事處」，由易禮容負責。名爲管理勞協在渝之事業機構。實際則成了中共在渝的聯絡活動中心。朱學範回到上海以後，懷於在渝的教訓，及受其親朋師友的共同責難後，頗有悔悟之意，言論行動，亦收斂了幾個月。

「重慶市總工會」，因素不滿於勞協的一切

作風與反動行動。三十五年八月，發現勞協「駐渝辦事處」內部，潛伏很多共產份子，圖謀不軌。同時，查出該會過去種種貪污舞弊，與侵吞美援救濟金，鼓動罷工暴動，私藏軍火等種種證據，向重慶市政府及重慶地方法院，分別提出檢舉。市政府查明屬實，當批示三點：一、貪污部份，由法院審理；二、秘密組織，危害治安，即予法辦；三、准由重慶總工會，接收該會辦事處在渝各事業單位。八月六日，總工會實行接收。並由憲警斷絕交通，將該辦事處包圍，拘捕共謀及嫌疑職員十六人。易禮容等六人，則越牆逃遁。搜查結果，並獲得有關軍事情報、運輸彈藥、鼓動工潮、反政府反美等等秘密文件多件。

勞協自民國三十一年始，即已源源獲得國際勞工團體鉅額經費的支援。對其組織、福利、文教、國民外交等工作，發展皆極迅速。特別是事業機構，更爲龐大。如重慶市大樑子的勞協福利社；美一堂電影院；勞工醫院；文化服務站；沙磁（沙坪壩、磁器口）區和化貓（化龍橋、貓兒石）區勞協服務站；勞工補習學校二十餘所；幼稚園及托兒所多所。不可否認，當初對於重慶的勞工福利，確有相當貢獻。祇惜後來政治路線錯誤，以致爲德不卒。這些機構，當重慶總工會實行接收時，曾又引起一場糾紛。復經社會部派包華國前往處理。將總工會所應接收者，暫交重慶市政府及保甲長保管。因此案已由重慶地方法院提起公訴，法律自可公平解決。嗣經法院判決，認爲朱學範、易禮容等，觸犯刑章，應予按律處罰。朱學範屢經票傳，避不到庭。易禮容則自案

發以後，已潛逃香港。重慶地方法院乃予通緝。當「重慶市總工會」接收勞協事業單位之消息，傳到上海時。朱學範聞訊，惱怒萬分！仍始終頑強，指爲政府特意迫害。中共及左派的報紙，亦爲勞協張目，極力攻擊政府。及政府所搜獲勞協之秘密文件照片與不法事實公佈以後。社會人士，始完全瞭解了真相，咸認朱學範等罪有應得。法律之前，無可遁形。

態度灰色圖挽頹勢

原來朱學範上了中共與民盟的當，闔下重慶較場口的大禍以後。最初不但沒有悔過之意，反而變本加厲，附和中共與民盟。政府和恆社師友，咸以朱學範身爲國民黨黨員，而且本性原極純良，不應有此乖謬言行。曾多方加以勸導，盼其早日覺悟，勿再爲中共及民盟所利用，更深陷落泥潭。斯時朱學範，良知尚未全泯，亦懷於過去的一切經驗教訓；警悟左傾附共的後果，必將遭到政府更嚴重的打擊。同時亦懼慮「恆社」與「毅社」的師友子弟，因此而衆叛親離。復以勞協內部，意見紛歧，大有形成分裂對立之勢。朱爲挽救危機，乃轉變爲灰色態度，以僞裝欺騙各方。對內亦採取了以下四項措施：

一、將勞協書記長易禮容免職，以素稱溫和之張光岱代理。

二、緊縮機構，分散工作重心，以轉移社會人士之注意力。

三、對外保持灰色態度，專門辦理復員事宜。一面與政府的勞工政策，表面勾通；一面繼續

組織其工人羣衆。

四、轉變勞協的事業發展，沖淡政治色彩，注重福利、文化、教育。

朱學範如此措施，即儘量不使其政治鋒芒太露。一面可以敷衍中共與民盟；一面可以蒙蔽政府。政府爲團結國力，祇求勞協能安分守己。隨對朱學範亦給以諒解！朱因之又得與中共代表劉寧一，同赴莫斯科，出席國際工人會議。勞協責任，朱則暫時交由同情政府之該會理事負責。力求安定以避免外間之攻擊。

朱學範之所以採取灰色態度。其主要用意乃在沖淡其左傾的政治色彩，取得政府更多諒解，以挽回勞協的頹勢局面。進而希望能收回重慶被重慶總工會所接收之事業機構，使勞協不致破產。故自莫斯科回國以後的朱學範，雖仍不失灰色態度；但其僞裝活動則日趨積極。經常往返於京滬之間，並一度專赴廬山晉謁蔣主席介公。不過勞協多數溫和的理監事，對勞協的灰色態度，與朱學範左傾親共的作法，未完全澄清之前。根本抱持相反的態度，仍醞釀勞協大加改組。他們曾聯合向朱學範提出四個條件：

一、勞協發表反共宣言。

二、澈底改革勞協。

三、中共「解放區」工會，退出勞協。

四、發表擁護國大之通電。

朱學範雖認改組勞協，似可商量；但明顯的反對中共與公開通電則不願。不過此時，朱亦深覺衆怒難犯，自己所持之灰色態度，亦已再無立足之餘地。乃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，由上海

秘密潛赴香港。一在避免參加國大（朱係戰前由滬市選出之工人國大代表）；二在拖延解決勞協問題。三則藉口準備赴巴黎出席十二月四日之世界職工聯合會。但他在脫離上海親朋師友監視之下，到了香港，便發表談話：「反對一黨召開國大」。朱學範灰色的狐狸尾巴，便完全暴露出來了。

兩個勞協滬港對立

朱學範由滬潛赴香港，託庇洋人。復經恆社師友多方勸導與担保其回到上海，不受侵害，被朱拒絕之後。這就是朱學範政治生命的凋喪，與自由生活的完結。更不幸的是禍不單行。他到香港不過數天，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在香港乘人力車外出，恰被汽車撞傷。在繁華的都市中，交通頻繁，車禍本不算稀奇的事，但朱撞車後，中共竟借題發揮，擴大宣傳。其尤無恥者，且誣指係政府特務有計劃的謀害。並由延安以所謂「解放區職工會」及「陝甘寧邊區職工會」等團體名義，電朱慰問。極力挑撥離間，以加深朱學範對政府的惡感，誘之澈底投降於中共。

勞協大多數溫和和派的理監事，因不滿於朱學範的作爲，早有整頓勞協的要求！及朱學範離滬出走，在香港發表反動言論之後，他們對朱，便已完全絕望，才有正式改組勞協的決計。當朱學範撞車負傷，在醫院休養期間。此項改組準備工作完成，遂於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，在上海舉行勞協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。主要議決爲改選理監事。全由溫和派的水祥雲、劉兆洋、沈鼎、安

輔庭、康濟民等五人，當選爲常務理事。安輔庭爲理事長，沈鼎爲書記長。並通告於十二月十五日正式就職。重新調整事業方針，展開新的工作。「中國勞動協會」，從此乃以更新的姿態，重見於上海。

上海勞協改組，在港的朱學範和易禮容等，則全被摒棄於勞協之外。惟勞協原係朱學範一手所創立，其潛在勢力，一時尚難肅清。故朱仍心有不甘，乃在香港另設「勞動協會辦事處」。並發表聲明，否認上海新改組的勞動協會，（否認國內勞協，那有海外辦事處？殊屬荒唐）。香港辦事處，並透過香港政府副勞工司蘇雲之關係，獲准立案。內部一切，仍由易禮容（重慶地方法院通緝時逃港）負責主持。易與中共在港工運負責人歐陽少峯，取得聯繫，極力拉攏工人團體。並出版「中國工人」、「勞工通訊」以爲宣傳。形式爲一獨立機構，實際則完全接受中共歐陽少峯的領導，成爲中共進行工運的工具。故「勞協香港辦事處」與上海「中國勞動協會」，不但組織上互不相屬，純然對立；即政見與工作路線，港滬雙方，也是截然相反的。

直向世界工聯訴苦

朱學範以過去多次出國，參加世界勞工會議，對於各國工會，既有聯繫；對於各國勞工領袖，亦多私交結納。積時既久，情感亦深。因之經常公私不分，超過國際交往的慣例。三十六年三月，世界職工聯合會，將在日本開會。其代表團中有蘇俄的塔拉索夫、法國的綏蘭村、澳洲的蒙

克、英國的培爾、美國的唐森德等。他們由歐洲經過香港前赴東京開會時，曾邀約朱學範偕同前往參加。朱因未獲得政府指派為中國勞方代表的資格，也就無法領得政府的護照，已無參加之可能。但朱祇好另走門路。設法經由非律賓轉往捷克京城布拉格。與中共所謂解放區工會代表劉寧一，取得聯絡。朱因得利用中共的關係，與劉同道赴日，出席世界職工聯合會議。

朱學範有了直向工聯訴苦的機會，曾在大會即滿口謊言，訴盡苦衷，妄指：「中國工運，遭受政府的壓迫，工人領袖被捕。中國勞動協會，不得不遷往香港，指導民主的職工運動。並希望大會援助中國工人，爭取民主自由！」其時國際人士，對於中國政局大勢與國共兩黨鬥爭內幕的實情，尚無真正瞭解。因之，世界職工大會，對於朱學範訴苦的報告，亦覺模糊。未作其他具體表示。僅以聲援該會之文件，送交中共駐捷公使館，轉呈我政府。文中表示，似仍承認朱學範所領導之中國勞動協會。不過這時朱所領導者，僅為勞協一個「香港辦事處」而已。無論就情、理、法那一方面而言，它都不能代表「中國勞協」。同時此次工聯大會，另外雖決定成立「世界職工聯合會遠東分會」，由朱學範等組織。也祇有文字記錄，後來亦未見有具體事實表現。

乞援美國頗有新獲

大會後，朱學範對國際繼續展開活動。先飛英倫，再往美國，所經之處，仍強調其所領導之「僑勞協」（香港辦事處），為中國唯一合法之工會中心。妄誇該會擁有會員一百六十萬人，其

中三分之一，在中共佔領區域。上海為最多的會員集中地，約有會員三十萬人。會員中包括有共產黨、民主同盟、自由份子及其他民主性工人團體。朱學範在美國的活動尤為積極，情形大略如下：

一、宣傳政府強佔勞協辦公處、勞工醫院，及其他福利機構。並指出各項福利事業，均係美國勞工同盟及工業團體協會所捐獻建設。欲藉此刺激並引起美國勞工團體，對中國政府發生不良印象。

二、對於濫用勞協公款、貪污舞弊，及煽動工人武裝暴動種種事實，則極力掩飾。並聲稱美國工業團體協會社會服務委員會曾派史契爾特來華調查。為之證明，並無罪行。即根本抹煞了重慶地方法院之判決。

三、極力與美國工業團體協會會長摩勒，該會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亞勃蘭森，及全國會議理事裴理斯等聯絡。並要求彼等仍承認在香港之中國勞動協會（即辦事處），為中國之唯一合法的工會中心，繼續予以經濟上之援助！（先後又獲得美國工業團體協會資助，約二百五十萬美元）。

四、製造謠言，宣傳中國政府，強迫工人繳納工會會費。竟謂某織造廠一工人，因拒繳會費而被槍殺。且謂現在上海之「中國勞動協會」，係由中國官員主持。向美國呼籲，停止貸款與中國政府。

漸不友善。三、中共從側面極力吹捧勞協與朱學範。四、朱學範與美工界領袖，多有秘密關係。朱學範由美回香港以後，私幸在美活動成功。即與其親信幹部易禮容等，密商「勞協」發展計劃。首先吸收香港各工人團體之主要份子，並與李濟、宋慶之民主促進會及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，密切聯繫合作。朱學範一度欲秘密潛赴上海活動，却被其幹部勸止。改勞協為「中國勞工黨」之說，這時也在舊調重談。

中國勞工黨之出現

當中國政治黨派風起雲湧之際，盛傳朱學範有以中國勞動協會及「毅社」為基礎，組織「中國勞工黨」之說。時朱學範以「徒擁政黨之名，而不好運用，不如仍抓住勞協為切實。」以致傳言未能實現。迨三十六年，朱學範由美返回香港，因已獲得美國工業團體協會經濟援助的承諾。名利雙收，倍感興奮！便急圖展開勞協工作。朱之幹部多人，亦舊事重提，改勞協為「勞工黨」！他們的理由：一、勞協香港辦事處，僅為地方性的機構，而非全國性的團體，名實皆無從展開。二、勞協為工會性質，或文教團體、福利機構，而非政治性的團體，招搖範圍有限。三、勞協工運，現正進入低潮。必須改頭換面，一新耳目，才能刺激工運的發展。朱之心意，雖已略有動搖；但又覺得：一、國內環境，今非昔比。黨派誤國之說，已喧騰於輿論。二、黨名不如勞協之名，易於攫取國際工會的同情。如最近美國資助之獲得，即勞協光榮之「名義」換來。以故仍不欲正式宣佈組黨。但其幹部，特別是易禮容，認朱

祇知其一，未明其二；祇見目前未顧將來；堅持改黨爲上計。朱恐失去其幹部，經再三考慮的結果，才勉強作成三項決定：一對國際與港滬兩地之活動，仍沿用勞協名義不變。二、在中國內地及南洋一帶活動，用會名或黨名，可各視情況而定。三、中國勞工黨一切活動，仍本勞協之組織、制度、工作推進、章則法規皆不必變更。這樣的決定，等於一官兩印，勞工黨即勞協的原湯原藥。勞協與勞工黨，仍一而二、二而一的東西。

不過從此以後。所謂「中國勞工黨」，也真的在重慶出現了。因爲勞協留渝的幹部，暗中已以「中國勞工黨重慶支部」的名義，展開活動。負責人爲汪進儀、湯湘傑、李震英等。該支部工作迅即展開，在重慶區域，設立了十三個小組：

一、江北民生機器廠小組，負責人爲劉定平、何清雲、劉濤、蔣明華。

二、重慶電力廠小組，負責人爲劉振基、劉德惠、唐鶴生。

三、豫豐紗廠小組，負責人爲唐紹雄。

四、豬鬃廠小組，負責人爲程傲堯、楊吉輝、傅立志。

五、北碚製料廠小組，負責人爲李世民、邱海波。

六、裕華紗廠小組，負責人爲鄭友維。

七、申新紗廠小組，負責人爲汪仁學。

八、四川絲業廠小組，負責人爲尹崑山。

九、李家沱小組，負責人爲王坤榮、姜松齡。

十、大渡口小組，負責人爲孫建平、陳傑文。

十一、南岸區小組，負責人爲歐陽淳、陳立

誠。

十二、江北區小組，負責人爲汪進儀、徐嘉陵。

十三、沙磁區小組，負責人爲劉崇瑞、彭永吉。

重慶支部，第一步工作，爲調查登記舊有勞協份子，進行聯絡各工廠工人，樹立該黨基礎。

紅朝新貴沐猴而冠

勞協原是一個文化性的團體，一變而爲工會組織，再變而爲政治黨派。前後都以朱學範個人爲中心。朱學範把玩了勞協十多年，他因此而發跡，亦因此而葬送了自己。當他走紅運的時候，不但已成了中國的勞工領袖，亦國際勞工界知名之士。倘能繼續心存國家，謹言慎行，珍重羽毛，前途自未可以限量。無奈其野心太熾，一生爲虛榮所誤。不服師友親朋忠誠的勸導；反被左傾投機份子所蠱惑；終於墮入中共的陷阱，愈陷愈深，而不能自拔。觀其態度之反覆轉變，亦可見其內心之苦痛難挨。及至自認爲已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，祇好走上極端，左傾到底。

朱學範原是反共最積極的人。國民黨於十六年清黨時，他在上海曾做過別動隊的支隊長。當然已能瞭解左傾投共的必然後果。但在其情緒憤激，理智昏迷之下，曾一度有朱祕密加入中共之傳說。而中共駐京發言人梅益亦表示：「朱如不向國民黨屈服，能够奮鬥到底，則中共將接受朱爲中共一份子」。下文如何？固不得而知。惟自政府宣佈動員戡亂以後，該會或該黨的活動，則益感困難！朱學範固覺依附中共前途渺茫；但回頭是岸，又覺心有不甘。隨藉口參加國際勞工會議，由港出國。蟄居英倫多時，仍被中共牽着。卒於三十七年春，潛赴哈爾濱，謁顏變節，正式投共。中共陰爲發展統戰，需要統戰工具；而陽以朱學範參加人民革命，走狗有功。特酬以中共僑務院郵電部長；僑全國總工會副主席；僑第三屆全國人大大會山東代表；僑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；附共黨派民革中央委員會常委。朱學範以雜色份子，且是「貴族工人」、「白色工頭」（中共說的），竟能高居紅朝新貴。很明顯的是中共未懷好意。另有陰謀。姑置不說，但朱學範之沐猴而冠，總是他一生洗不淨的醜惡。

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明信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啟事。廣告……等應用文範例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賬戶